

## 【五】

### 市列珠玑

#### 1. 王章妻与合浦珍珠贸易

合浦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而以合浦为始发港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及其发展，有多方面的历史原因。在有关研究中，有一江通中原、一珠聚商贸、一港连四海、“三汉”存史迹的说法。

一江，就是南流江。南流江古称“合浦水”。自从秦始皇在“秦瓠之战”中开通了灵渠，使南流江流域与北流江流域相接，并经灵渠与湘江、珠江水系连通后，南流江就以其连通中原水路，连接中原出海通道的优越条件，而有海上丝绸之路“内陆黄金水路通道”之称。

一珠，就是南珠。由南珠形成的市场贸易。

一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秦汉以来，朝廷为开辟中国的海外交通航线不懈努力。汉武帝设立合浦郡，开辟了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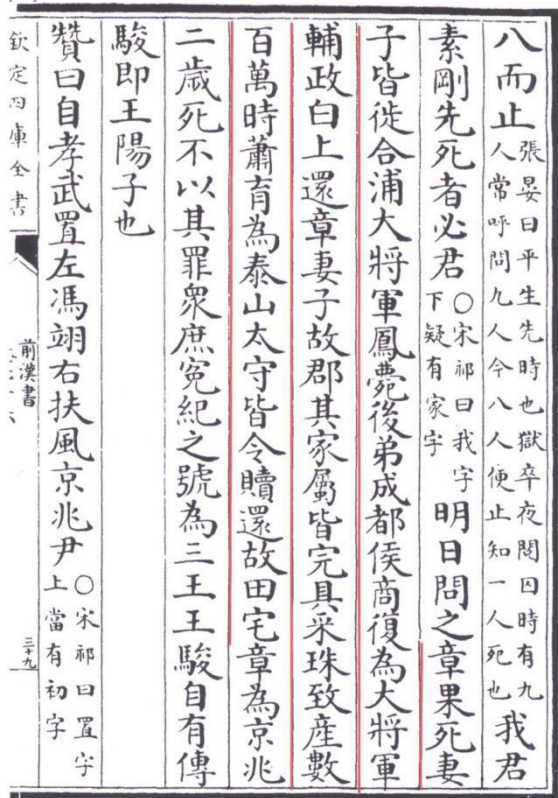
“三汉”，就是汉窑、汉墓、汉港（城）的文化积聚。汉窑文化反映的是产业形态，汉墓文化反映的是人文形态，汉港（城）文化反映的是社会发展形态。这三种汉代文化形态构成了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主体。

合浦建郡后，优越的地理位置、天然的港口条件、丰富的物产资源等区域优势得到了激活，特别是珠市功能迅速扩展。此前，人们只是用珍珠来交换粮食，将珍珠作为赖以谋生的主要物资，由此形成以珍珠为主的、以物易物的市场，这就是原始珠市。随着社会生活需要不断变化，珠市交换的品种不断增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交流方式不断增加，市场辐射力也不断增强。特别是南流江黄金水道开通后，中原商贾和东南亚、印度洋等地区的客商到合浦珠市（时称“廉州珠市”）采办合浦珍珠成为常态。

在合浦珠市效应的牵动下，一个以合浦珍珠为主导商品，由中原的丝绸、农具和诸夷奇石异物等商品组成的物流集散中心在合浦古港口形成。中原商贾带着丝绸来到合浦珠市销售，以经营所得采购合浦珍珠后带回中原获取厚利；东南亚、印度洋一带的客商从海路而至，带着琉璃、玛瑙等奇珍异宝到合浦珠市销售，以经营所得来采购合浦珍珠和中原丝绸等。合浦珠市也随之与广州花市、东莞香市和罗浮药市并称为古代中国南方著名的“广东四市”。合浦珠市以丰富的珍珠物产为基础，汇聚了包括岭南其他八郡、西南八郡在内的货流商贸，形成以合浦郡为中心的商贸圈。在这个商贸国内，除了海上丝绸之路以外，还产生了“陶瓷之路”“茶叶之路”“盐运之路”等专业生产商贸经营带，为促进岭南与西南的交流发展，推动岭南、西南与东南亚的交流合作，带动岭南、西南与东南亚各国加强和中原的交流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在对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形成了“先有珠（南珠），形成市（珠市），引来丝（丝绸），建立港（对外贸易港口始发港），开通路（海上对外贸易通道）”的产业依存关系共识。依托这些关系条件建立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并纳入管理后，对外贸易的航线得到迅速扩展延伸。

合浦珠市的建立，推动了中原与岭南地区的商贸交流和向海外市场发展。合浦珍珠由此通过珠市这个平台，更广泛地走向中原，走向世界，形成一个以合浦始发港为平台，以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为网络的区域商品交流区。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的扩展，合浦珠市的知名度日益提高，市场上对合浦珍珠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有力地推动了合浦采珠业的发展。独具特色的合浦采珠业，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下产生并不断扩大。于是，合浦采珠业和珠市经营，成为推动合浦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成为朝廷和地方官府重要的岁赋来源。同时，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交流和文化交流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合浦珠市在西汉时就具备较大的规模和较强的市场辐射力，而且对民生甚至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历朝历代日益扩大。



《汉书·王章传》书影（范翔宇 提供）

有关合浦珍珠贸易的历史故事，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汉书·王章传》所记：西汉成帝（公元前32—公元前7年在位）时，有一个以敢于直言而著称的京兆尹，名叫王章。他刚直不阿，不附权贵，向皇帝举报帝舅——辅政大将军王凤独断专行、结党营私的劣行。王凤因此对王章怀恨在心，设局诬陷，以大逆之罪将王章关进监狱，后秘密处死。王章的家产被没收，妻子也受牵连，她和子女被流放到合浦。

王章妻携子女来到合浦之后，并没有怨天尤人，她不畏艰苦，凭着勤劳和远见卓识，充分利用合浦盛产珍珠这一资源条件，以采珠谋生。由于她善于经营，数年之后，就获得了数百万资产。王凤死后，王章冤案平反，王章妻和子女得以回到故乡。在泰山太守萧育的帮助下，王章妻用在合浦采珠经营所得款赎回被没收的家产。

## 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孟尝传》：“《合浦郡》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余粮食。”

《后汉书·孟尝传》：“（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余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合浦珠民依赖珠市“贸余粮食”，如果珍珠市场受到破坏，就会导致“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可见珠市与民生息息相关。

合浦珠市在汉代得到迅速发展，除了珍珠质量的基础因素之外，市场消费的拉动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的市场消费群体快速形成并扩大。这个新的市场消费群体主要由四部分构成：

一是“中国往商者”。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这些“中国往商者”进行珍珠交易并不是为了自己使用，而是为了经营获利。珍珠贸易在他们的经营链中周转速度很快。

二是外夷商贾。他们是从东南亚和印度洋来中国做黄金、丝绸生意的境外生意人。这个群体的人数不是很多，但消费规模很大。他们带着琉璃、玛瑙、水晶等异物奇石来中国交换丝绸、陶瓷、茶叶等。但这种舶来品在当时属于紧缺的高档消费品，一般民众不可能大量消费，只能往中原其他中心城市销售。合浦是他们登陆的第一站，也是他们通过南流江水路进入中原最便捷的必经之路。“近水楼台先得月”，合浦珍珠这个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因此形成的利益空间，极大地刺激着这些外夷商贾加入这支收购珍珠到中原转手买卖的队伍，由此增加了合浦珍珠市场的竞争，更加有利于推动合浦珍珠贸易发展，提高商业化程度。

三是官府消费。官府消费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满足朝廷需要，作为固定的贡品和官府正常的用度，如各种交往所需花费及衙门、城池建设投资等，这些都要靠产业征税。二是官员们无度的搜刮、贪欲。如史料记称“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官府消费在当时是主流。

四是基础群体。从中原移民到当地定居的消费群体，这属于一个稳定的基本消费层次。他们对珍珠消费不会表现出很迫切的愿望，但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且懂得合浦珍珠的市场价值，更便于直接与合浦珠民进行商贸往来。他们会对珠民的商业意识产生直接与有力的转化推动作用。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谿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



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糴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汉代在交通条件极为不便，市场结构尚不稳定的条件下，以合浦珍珠和珠市的优势形态，促成了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格局。这个 2000 多年前形成的贸易区域，与今天建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有相似之处。今天的东盟十国是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缅甸、菲律宾。而当年从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船行”经过的地区是都元国（一说在今越南境内）、真腊（今柬埔寨境内）、夫甘都卢国（今缅甸境内）、三佛齐国（今苏门答腊岛）、印度尼西亚、邑卢没国（一说在今缅甸境内，一说在今泰国境内）、黄支国（今印度境内）、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从中可知，在 2000 多年前，北海的南珠市场已在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延伸的对外贸易区域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古代南珠市场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和辐射力，主要是因为其市场结构中的产业积聚。在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延伸的海外贸易区域中，除了主打商品丝绸和织品外，围绕着古珠市以珠换物的贸易结构，聚集了大批产业和人员：中国陶瓷产品源源不断地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运往东南亚、印度洋各地区，甚至欧洲国家，因此产生了“陶瓷之路”；中国生产的茶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波光帆影漂洋过海，因此产生了“茶叶之路”；东南亚各国的土产香料随着商贾的番船来到中国，因此产生了“香料之路”；芸香、烟草等外来农作物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合浦后向全国各地传播，因此产生了“物种引进之路”；商人们带着大量异邦特产（如琉璃、玛瑙、水晶）来到合浦后进入中原各地换取丝绸，因此产生了“琉璃之路”；合浦的盐产自古以来就是朝廷专卖的重要税源，“庶一水可散于诸州”（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因此产生了“盐运之路”；秦皇汉武的兵车楼船南取百越，平定岭南，安疆定边，因此产生了“秦军运粮水道”“马援水军之路”；中原朝廷大批贬官谪臣，上至中山王太后、国丈国舅，下至太守校尉，被迁徙至合浦安置，因此产生了“贬徙之路”；佛教徒们搭乘商人的货船络绎不绝地来到合浦始发港。正是这些产业、人员聚集，扩展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平台，增强了北海南珠市场的经营活力，延续了北海南珠市场的生命力。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商旅来到合浦，不再是简单的货物交换，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合浦的特产结构和社会生产力结构。而东南亚乃至波斯湾的商人为了扩大与中国的商贸往来，也将合浦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作为货物中转站，从而丰富了珠市的交易形式和选择品种。珍珠不再仅是“贸余粮食”，而是在交换农具、布匹、陶

瓷等日用品中起到了硬货币的作用，也可以与东南亚商人交换玛瑙、水晶、琥珀等舶来品。随着贸易种类的增加，珠市的功能也随之扩展，珠市逐渐成为信息汇集的中心。

南珠交易，在历史上占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早在唐代，合浦珠市的市场辐射已经相当广阔。具有高附加值的珍珠螺肉干，便已销售到容州、辩州、白州、牢州、钦州、禺州、南恭州、昭州、富州、梧州、龚州、蒙州、浔州、郁林州、平琴州、宾州、澄州、绣州、象州、柳州、融州等区域，相当于今广西北海、钦州、贵港、玉林、梧州、贺州、柳州、桂林、南宁和广东化州等地区（以上诸州管辖见《旧唐书·地理志》）。南珠副产品在市场上尚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南珠的市场辐射力和凝聚力可想而知。

### 3. 三国：孙权与曹操珠马交易

汉代的帝王特别钟爱合浦珍珠，汉成帝多次派人到合浦沿海一带收购珍珠，曾搜得直径约7厘米的明月大珠。他将其中一颗刻上纹饰制成耳环，赏赐给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

汉时后宫的皇后、妃子以穿合浦珍珠制作的珠襦（类似披肩的短外套）为时尚。

董偃幼年时曾随母亲在珠市贩卖珍珠谋生，由于经常接触珍珠，因此养成了姣好容颜，13岁时被馆陶公主发现，奉召入官，后得显贵。这是最早的对珍珠美容效果的生动记载。

三国时期，合浦地区属于孙吴政权的辖地，而合浦地区盛产的珍珠，就是各割据政权与地方衙门用以谋财、求稳、求安的重要“利器”。如当时曹操看中了合浦的珍珠，提出要与孙权进行物物交换。此事引起了吴国众大臣的强烈反对，认为不能把象征吉祥富贵的合浦珍珠交换给曹操。而孙权认为，南方的合浦珍珠有大量的库存积聚，但南方缺乏战马，北方盛产战马。让这些对他们来说是闲置品，而对曹操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宝物的珍珠发挥更大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孙权力排众议，提出了用合浦珍珠交换北方战马的条件。曹操同意了孙权的交换条件。

清代杜臻《粤闽巡视纪略》记载：“至孙吴黄武间改合浦为珠官郡，始有官领采办之事。然权非侈靡之主，史称其时魏主来求雀头香、明珠、翡翠、斗鸭、长鸣鸡。权曰：‘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悉以与之。’已而，魏使又来请以马易珠玕、璆瑁。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由是多取以应之。其意盖欲以权变弊敌国，如范蠡骄吴故事。”

士燮家族治理交州期间，为了求得长期的偏安稳定，即使是在战乱频繁的社会环境中，士燮仍坚持向东吴进贡，从不间断。史书载：“是时，天下丧乱，道路断绝，而燮不废贡职。”士燮为了争取孙权更多的支持，经常派使者以向孙权请示汇报的名义，送去大量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琉璃、翡翠、玳瑁、犀角、象牙等珍宝，“辄以千

数”。《三国志·士燮传》记载：“壹时贡马凡数百匹。”担任合浦太守的士燮，还按时向孙权进贡良种战马数百匹。孙权“辄为书，厚加宠赐，以答慰之”。从士燮向孙权进贡的明珠、大贝、琉璃、翡翠、玳瑁等物品来看，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商品和合浦的特产。而合浦太守士燮每次向孙权进贡的良种马匹竟达数百匹之多。合浦不产马，而吴政权属地以北均被曹魏和蜀汉占据，无法从陆地获得战马。这些被选作贡品的良种战马，只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交易得来。

在史籍的记载中，古代合浦珠市贸易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民间贸易，二是官方贸易。民间贸易的平台是民间珠市，以珠易米，以珠换取生活所需。而珠市也是地方官府和权贵们索取合浦珍珠，进贡帝王以谋取利益的主要渠道。

由于汉时合浦不产谷米，在民间贸易中，以珠易米是最通常的贸易方式。一些无良商贩趁机垄断珠市贸易，通过日南（今越南中部）运进大米，每逢饥荒，便有“斗珠易米”的状况出现。珠民深受其害。

南朝梁的任昉在《述异记》中记：“越俗以珠为上宝”，“合浦有珠市”。民间珠市除了与民生密切相关之外，也是民俗风情的汇集之处。唐朝项斯的《蛮家诗》描写珠市盛况颇为传神：“领得卖珠钱，还归铜柱边。看儿调小象，打鼓试新船。醉后眠神树，耕时语瘴烟。不逢寒便老，相问莫知年。”这真是一幅生动的风俗画。卖了珍珠的珠民，斜倚在马援记功立威的铜柱边，一边喝酒，一边看杂技表演（调小象），一边观看新船下水的盛典。喝醉了就在树下睡觉，一起干活谈论时疫。因为四季温暖根本没有冬天，大家连年龄大小都不记得。心情好是因珍珠收成好，卖了珍珠领得五铢钱可换酒喝。这种太平盛世的景象可成为终年劳作之余难得的慰藉。

宋代廉州团练使陶弼在其《三山亭》诗中描述合浦与占城之间密切的商贸往来情形是“商夸合浦珠胎贱，民乐占城稻谷丰”。占城，位于今越南北部。从诗句中可见两地商贸往来之密切，也印证了合浦珠民以珠换米的交易方式。

但是，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珠民们被奸商欺骗的现象屡有发生。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是这样记录的：“所谓珠熟之年者，蚌溢生之多也。然珠生熟年，百不一二，耗年皆是也。珠熟之年，蟹家不善为价，冒死得之，尽为黠民以升酒斗粟，一易数两。既入其手，即分为品等铢两而卖之城中。又经数手乃至都下，其价递相倍蓰，至于不赀。”合浦珍珠在珠市交易中，“又经数手”，不但身价“递相倍蓰”，而且供不应求。

#### 4. 西晋：石崇斛珠换美女

西晋年间石崇任交趾采访使时，以十斛珍珠得到了美女绿珠。传说绿珠原姓梁，生在白州（今广西博白）境内的双角山下，绝艳的姿容世所罕见。古时越地民俗以珠



为上宝，生女称为珠娘，生男称作珠儿。绿珠的名字由此而来。

绿珠善吹笛，又善舞，才情洋溢，妩媚动人，善解人意，恍若天仙下凡，美名闻于天下。

石崇在朝廷里投靠的是贾谧。贾谧被诛后，石崇被免官。当时赵王司马伦专权。依附于赵王的孙秀暗慕绿珠，趁石崇被免职，他明目张胆地派人向石崇索要绿珠。石崇不应。孙秀大怒，劝赵王诛杀石崇。于是赵王派兵杀石崇。石崇对绿珠叹息道：“我现在因为你而获罪。”绿珠流泪说：“愿效死于君前。”说完便自投于楼下而死。

### 5. [明]冯梦龙《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大批商贾和移民沿着南流江南下来到合浦，加入到开发合浦的队列中。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原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带来了市场经营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合浦郡及岭南其他郡以物换物的交易习惯。货币开始在岭南地区流通，各种市场逐步形成。合浦特产的珍珠，以其特有的高贵品质，成为商贸交流中的主导产品，经营珍珠的市场迅速形成，并由民间的自发状态变成官府直接经营管理。珍珠成为朝廷的指定贡品和税赋来源之一。宋代柳永有词句描写珠市的繁华：“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的开篇之作《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是以合浦珠市为背景展开的。故事说的是宋代湖广商人蒋兴哥往合浦做珍珠生意时，将家传的珍珠衫留与妻子王三巧儿。谁知王三巧儿被徽州珠宝商陈大郎诱骗，不但失身于陈大郎，还将珍珠衫送给了陈大郎。陈大郎到苏州时与蒋兴哥相逢，以珍珠衫炫耀。蒋兴哥怒而休了王三巧儿。王三巧儿被休后，嫁给南京进士吴杰。后来吴杰带王三巧儿到合浦上任当知县。而陈大郎在做生意途中被劫，漂泊流浪身亡。陈大郎的妻子平氏只能靠典卖家中物品度日。为了生计，平氏找媒婆说媒，竟然嫁给了蒋兴哥。一日，平氏将保存的珍珠衫交给蒋兴哥，蒋兴哥才知自己所娶竟是陈大郎的妻子！不久，蒋兴哥在合浦收购珍珠时，闹出人命官司，而审案的知县正是吴杰。王三巧儿将前因后果告知吴杰，吴杰为蒋兴哥平反冤情。王三巧儿得吴杰成全，最后重嫁蒋兴哥做了小妾。而吴杰因成全了王三巧儿，再娶夫人连生三子，均科第不绝。这个故事用“珠还合浦重生采”的传奇演绎人生际遇，在民间广泛流传，合浦珠市也因之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

### 6. [清]屈大均《采珠词》：“珠市西头近接城。”

元延祐四年（1317年），朝廷在合浦设置了采珠提举司，专门管理合浦珍珠的市场交易，当然也包括珍珠的对外贸易。

在记述合浦珠市的古籍中，屈大均《广东新语》对合浦珠市的记述最为详尽。为了探究广东古代四大专业市场（广州花市、东莞香市、廉州珠市、罗浮药市）之一的廉州珠市，屈大均专门乘船沿海西行，来到廉州湾，后进入南流江入海支流西门江，

逆江而上，来到廉州古城西门古渡的卖鱼桥。这里就是古代的珠市所在地。

当地的珠民用珍珠贝肉烹制甘鲜的美食，也用调料腌渍的方法保存珍珠贝肉。可惜的是，这种方法已经失传。他一边品尝当地珠民为他烹制的鲜美珍珠贝肉，一边与珠民谈起珠贝迁移的情景。珠民告诉他，以前雷州的对乐珠池和高州石城（今广东廉江）麻水珠池原来也是产珠的地方，但是后来都不产珠了。

从屈大均记述的与珠民的交谈内容可知，当时的古珠池大部分都不产珍珠了。他到合浦的目的除了要探究珠市，还要了解珠池的情况。其他地方的珠池都不再出产珍珠，只有在合浦才能够考察到珍珠的生产和贸易情况。屈大均在廉州珠市桥头的大排档里品尝了鲜美的珍珠贝肉后，兴致勃勃地去珠市采风。珠市所见使他大开眼界。他不但目睹了堆积如山、像玉一般洁白光亮的珍珠贝，还看到游客在品尝珠民烹制的珍珠贝肉时，不时吃到藏在珍珠贝肉中的细小珍珠。“（珠市）在廉州城西卖鱼桥畔，盛平时，蚌壳堆积，有如玉阜。土人多以珠肉饷客，杂姜齏食之，味甚甘美。其细珠若梁粟者，亦多实于腹中矣。”

屈大均实地考察了廉州珠市后写下许多描述珠市的诗歌，展现了珠市的另一种景象——“海上集珠市，城中尽竹房。居临鲛室近，望人象林长”，描述了合浦珠市的别样风情——“珠市西头近接城，客餐珠肉当琼英。廉州个个珠娘媚，只为珠池水色清”。

屈大均到廉州府探访珠市的具体时间没有史料记录。但从书中可知，屈大均到合浦时，在珠市停留，还用当地珠民送给他的珍珠螺肉和珍珠螺肉干来下酒。屈大均文中提到的城西卖鱼桥即是位于廉州古城西门外，建于明代的登龙桥，今人俗称为“上新桥”。因为桥头有鱼市，故又称为“卖鱼桥”。这一记述为合浦古珠市的方位处留下了明确的线索。随着南珠贸易的扩大，珠市的范围从卖鱼桥延伸到今还珠桥一带。在探访合浦珠市期间，屈大均还收集到许多与合浦珍珠有关的民间故事和风俗民情资料，“龙珠”就是其中之一：“合浦人向有得一龙珠者，不知其为宝也，以之易粟。其人纳之口中误吞之，腹遂胀满不能食。数数入水，未几遍体龙鳞，遂化为龙，所居室陷成深渊，故今谓之龙村。

他还在书中记录了另外一种风俗：“盗珠之人一，而买珠之人千百。产珠之池一隅，而用珠之国极于东西南朔。富者以多珠为荣，贫者以无珠为耻，至有金子不如珠子之语。此风俗之所以日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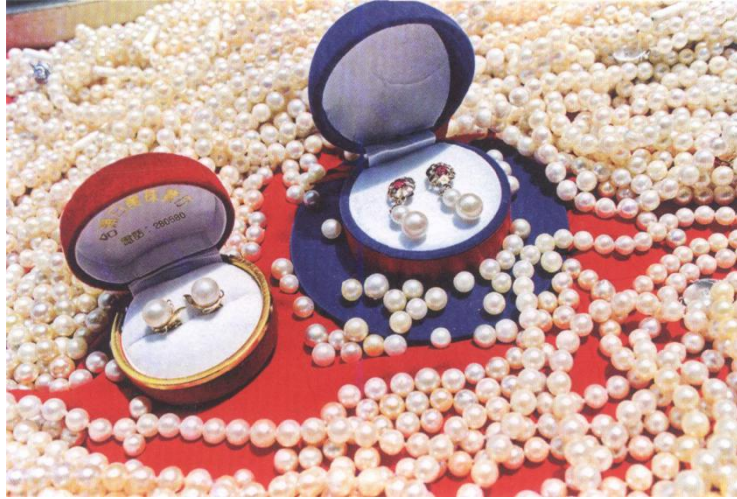
清代卜宪义所作的《大廉杂咏》组诗，其中一首记述：“太守流芳遍海隅，生灵久困一时苏。家家登户天晴后，都嘱阿郎好事珠。”诗中的“都嘱阿郎好事珠”，有的史籍记作“都嘱阿郎好市珠”。

据《岭南杂记》记载，清朝辛亥年间，珍珠出口额达 69092 两。“盖欧洲妇女妆饰盛行多宝串，以真珠贯串，如佛珠，围在项上。故真珠之需要大增。西人之来我国设



肆于沪而收买者，如利华，如达兴，如罗森泰等，商标广告触目皆是，以收买出口，获利不止倍蓰也。

清朝和民国，杭州、广州等地也有南珠交易市场。



南珠首饰（吴志光 摄）